
巴拿马 — 跨社群会议：GDPR 实施后对非公开 WHOIS 数据的认证和访问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 — 17:00 至 18:30
ICANN62 | 巴拿马巴拿马城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的名字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我是本次关于对非公开 WHOIS 数据的认证和访问的会议的主持人，会议时间为 5:00 至 6:30。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想知道：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个吗？好吧，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听到过。对 GDPR，临时规范和 ICANN 前进道路的任何讨论涉及我们如何处理现状以及我们未来如何解决问题。所以我明白这一点。我们将努力处理刚刚结束的专家组与这个小组之间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我们将使用图片和更少的带文字的幻灯片。第二，我认为我们要尝试非常具体地了解三条轨道在从我们所处的位置到我们在认证访问方面需要到达的位置上扮演的角色。这三条轨道由图中的三个蓝色条状图表示。一个是社群本身，中间是组织，下面的是 DPA。丝黛芬妮 (Stephanie)，我知道这可能不仅限于欧洲方面；但就目前而言，只有欧洲方面。在那张幻灯片上从左到右，我们用时间表示。ICANN 组织处于中间位置，因为他们在这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回答我们的三个结构化问题时，我将邀请专家组成员尽力解释认证可能通过法律程序、意见以及社群以外和 ICANN 组织以外认证机构的指导来实现。

注意：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但是组织和社群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是，一旦认可的实体提出请求，根据 ICANN 的政策和实施的程序，就要满足该要求，跟踪数据的保存时间以及可以用它完成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这个专家组中获得具体的信息。然而，前一个更普遍。

你会注意到这里的时限是用一年来制定这个 EPDP。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努力从欧洲监管机构那里获得一些建议、指导和意见。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正如 CB 的座右铭所述，“在 ICANN，困难的事我们马上就做。但不可能的事需要稍长一些时间。”那可能是属于不可能的事。

在上一次会议上，你们了解了到目前为止在 ICANN 采用的临时规范下运作的方式。请看看这张图片。正如劳伦 (Laureen) 向大家说的，临时规范要求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必须为拥有合法利益的人提供合理的访问权限。那是在右下角。任何具有合法利益的请求都可能会收到非公开注册人数据，但是，这些利益会被注册域名持有人或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利益所覆盖。就是那一块中的红色文本，因为那个决定非常复杂。不同方将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合同方决定在合法利益与数据主体的权利和自由之间做出平衡是有风险的。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弄错了，就可能变得很贵。对于那些请求数据的人来说，已经变得很贵了，因为他们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我很确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专家组也来了。我会快速介绍一下。我们从最远端开始。有马跃然 (Goran Marby) 和约翰·杰弗里 (John Jeffrey)，ICANN 首席执行官和总法律顾问。请挥挥手。

上周，大多数人都知道 ICANN 发布了统一访问模型框架，用于持续访问完整的 WHOIS。这被简称为 UAM，对，这就是统一访问模型。

下一排有法夫里西奥·韦拉 (Fabricio Vayra)，他是认证访问 IPC BC 模型起草小组的负责人。

布莱恩 (Brian) 旁边的是亚历克斯·迪肯 (Alex Deacon)。他在 Coal Valley Consulting 工作，代表一些非常大的品牌和内容所有者。亚历克斯在这个专家组代表企业选区。

然后有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他在 VeriSign 工作，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理事。

还有来自欧盟委员会以及 GAC 公共安全工作组的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Cathrin Bauer-Bulst)。

律师迈克·派拉格 (Mike Palage)，自 ICANN 成立以来就一直参与相关工作，据称帮助解决了我们都不记得的复杂问题。

[笑声]

类似于 UDRP、域名品尝。你们记得那个吗？他是 Philly Special 认证访问模型的作者。这是迈克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然后有罗德·拉斯穆森 (Rod Rasmussen)，他是反网络钓鱼工作组的负责人。他也是 SSAC 的主席。ICANN 的新人可能还不知道，SSAC 是 ICANN 的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还有丝黛芬妮·裴琳，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我记得要加上“在加拿大政府做了 30 年的数据保护专员”。

太厉害了。

我们有三问题要问这个专家组。在整个董事会中，我们将为每个人提供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具体到能够让我们了解如何才能到达我们今天希望到达的位置。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从丝黛芬妮开始。我们想问：就你们所知，认可访问模型中需要哪些最重要的特征？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谢谢，史蒂夫。我认为首先要有明确的定义，因为正如我在之前的专家组中说的，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合并。如果我在之前的专家组中没说过，请原谅我，我在 GNSO 工作组中一直是这样说的。我认为 ICANN 中有一个平行的世界，我们在那里使用不同的词语。就像《矮胖子》和《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这

个模型是信息公开的。它取代了现有的披露工具，基本上提供完全访问权限。有人试图尽快复制它。那是这个动作的目标。

但是，从数据保护的角度来看，您必须将其视为披露工具，视为实施机制。我们尚未确定政策参数，我们需要定义那些政策参数。

其中一个将是作为数据持有者，你与拥有基本权利的个人有联系。你有责任确保你知道你披露数据的人是谁。你对这个人或实体的身份有合理的商业做法，你有理由相信他们会遵守数据保护法，而不是合同中的某些样板。

人们说 GDPR 很复杂。GDPR 的一个优点在于我们正在超越样板。我们现在看到了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产生了我们对预期行为的期望。也就是说，在违规的情况下，你如何分配责任？这一点必须说清楚。还有保留的细节。如果你没有查看这个方面，那就无法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开始列出一些事情，而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列出的事情。你必须知道自己要构建什么，否则是无法构建模型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丝黛芬妮，我觉得咖啡起效了，讲得非常好。正好两分钟，讲到了定义和责任分配。

罗德。

罗德·拉斯穆森：

谢谢，史蒂夫。我写了几件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这需要在各个来源、交付方法、使用的格式以及如何提供访问权限的规则之间保持一致。

这需要明确。需要清楚地列出访问和使用规则，明确定义流程，可供各种用户使用，使其能够访问数据并运行这些数据系统。

可用，可扩展。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按比例累积 -- 我觉得我会抛硬币决定 -- 根据你可能使用的目的类型，也就是说按比例，你付出的努力条形图可能更高。

有用。需要及时。这需要提供实现此目的所需的数据，并且仅为此目的而提供。换句话说，这也有点成比例。

问责。参与整个流程的所有方都要遵守标准，理解这些标准并同意这些标准。从头开始设计的安全性和隐私设计，这是我们软件行业所有人都会忽略的。

我想引用 SAC3，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过去的事情。2002 年 12 月撰写的 SAC3 指出，WHOIS 必须既可访问又可用。还规定，WHOIS 服务必须提供保护注册人隐私的机制。那是在 2002 年。SSAC 处理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

迈克·派拉格。

迈克尔·派拉格：

谢谢史蒂夫。

我认为在任何认可的访问模型中应该找到三个特征。首先是问责制。当授权用户超出其法定和合法权限范围时，需要有一个问责制保障措施，使数据主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

Philly Special 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有一个像 ADR 一样的部分，类似于 URS。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其他模型都侧重于拒绝未来的访问，而没有解决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数据主体。我认为这有点问题。我回顾了我们在 20 多年前起草的 UDRP 的情况，那时我们试图平衡商标所有者和域名注册人的权利。

第二点是适应性。丝黛芬妮指出，有超过 120 项国家法律。在国际上，隐私是法律中的一个非常动态的部分。但是，并非所有政府都采用统一的方法。有些政府实际上进行了数据本地化，增加了自己的复杂性。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设计和开发一个系统，最大限度地提高缔约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业务确定性，他们将需要部署这些系统，同时平衡数据主体的基本隐私权与私营和公共部门内这些数据的用户的合法利益。

最后一点不应被忽视的是，这涉及跃然在之前的专家组中和在希瑟 (Heather) 的意见中提到的，我想他说的是预算。这一点就是经济可行性。

我认为任何最终模型都不应给任何一方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我相信，在部署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方面获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这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可以为社群提供指导。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迈克尔。

不熟悉迈克使用的缩写的人可能不知道，ADR 是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我知道有一件事你很重视。

当我看到 Philly Special 时，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我们要使数据主体完整这个观点。你们使他们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听起来像是你认为如果人们的数据以不使他们完整的方式使用，人们就会得到报酬。

当我们进入下一轮时，我很想让你扩展一下使人完整这个观点。

卡特琳，你觉得首要任务是什么？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很好，谢谢。我想从在早前的专家组中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开始说起。我们需要在整个流程中有建设性地精诚合作。

我只需要先澄清 GAC 主席让我补救的一个方面。大家对延迟发布的 GAC 建议中的某些要素有误解，因为它们不符合 GDPR。这是不对的。这些要素符合 GDPR。它们因现实问题而延迟发布，因为 ICANN 董事会和组织当时不认为自己能够实施这些建议。

马跃然： 我必须严正声明情况不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在约翰发言之前，你有四分钟的时间谈谈这个问题。

卡特琳，请继续。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我觉得我们将在外面讨论这个问题。

[笑声]

[掌声]

马跃然： 我们从未在会后进行过这样的交流。记录这样的事情很重要。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好的。

回到访问和认证这两个重要事项，我们今天早上在 GAC 讨论了这些问题。GAC 认为及时且可靠的访问是任何未来 WHOIS 政策中的关键要素，这对你来说并不稀奇。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单一和全面的框架，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法律确定性。

有四个杠杆或我们可以称之为四个 A，可以用来实现隐私和访问利益之间的平衡，这些是：认证、身份验证、访问和问责制。

所以简单谈谈这四个方面。在认证方面，GAC 支持创建不同的类别。特别是，承认执法部门属于特定类别，并且不依赖合法利益，而是法律依据。

我们还认识到，ICANN 尤其不能作为公共权威机构的认证机构。

在认证时，根据认证所使用的通用标准，需要具有统一且用户友好的方式。根据所追求的目的，需要设置必要的访问级别，因此需要有完整的数据集或适当的数据元素。

在访问时，我们需要有使用身份验证的技术手段，以确定和用户友好的方式再次获取所请求的数据。我们需要各方负责。因此，需要制定关于如何管理访问权限的明确规则，从如何对待查找着手，确保及时转变思维，还要扩展到滥用数据的规则，从而让双方都负责。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卡特琳，你是这一排最后的三位重要人物之一。你在委员会工作。欧洲的数据保护委员会和政府是否会像今天你介绍的那样给我们分享这四个 A？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我们听到了某些关于这为何是法律的真言。但我只重复其中一个我们作为欧洲机构提出的真言，即 GDPR 未禁止数据处理。GDPR 要求我们考虑如何处理数据，并为了合法的目的以负责的方式这样做。那就是我们要通过这四个要素做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根据具体情况，数据保护机构非常欢迎我们使用这四个方面来实现正确的平衡。

史蒂夫·戴尔边科： 很好。这是允许的。但是，如果 ICANN 强制执行，我们就需要法律确定性。

跃然，你能等等吗？还是你非常想现在就插话？请讲。

马跃然：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欧盟委员会的任何信息指出我们应该保持 WHOIS 的公开性。尽管如此，欧盟委员会已经表示，我们实施的措施非常好，并且得到了欧洲 DPA 的认可。

所以，郑重声明，我们没有收到欧洲机构或欧盟委员会的这些信息。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恳请卡特琳回到电脑旁时尽快转发一份电子邮件给你。

基思·德拉泽克，谈谈认证和访问模型的关键因素。

基思·德拉泽克： 非常感谢，史蒂夫。基思·德拉泽克。

我到目前为止发现了一些主题，我希望我们可以听到更多。我确定的四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合法，必须合法；可扩展；可预测；和可变。我将详细谈谈每一个。

我的意思是，任何认证和访问模型显然都需要基于合理的法律原则并且合法。这显然是 GDPR 目前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但也不是 GDPR 独有的。显然，全世界还有其他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数据保护要求。

它需要可扩展。特别是对于提供商，无论是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还是认证机构本身。它需要可扩展。它需要基于标准实施。

对用户而言，它需要可预测，无论是执法部门、知识产权部门、安全研究人员还是其他具有合法目的的各方。它们需要可预测的实施，这样便可确保它是高效且有效的。

最后是可变。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我们作为社群设计什么样的统一认证模型，它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可变性以适应不同的管辖区和不同的用户群。因此，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矩阵，我们需要能够转动拨盘以适应不同利益和不同管辖区的不同要求。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基思，如果有人为了某些欧洲管辖区的目的进行身份验证，我们就不应该认为他们是为了获取比如巴西数据主体的信息进行身份验证的吗？在那个方面需要具有可变性，但你不能认为所有认证的投资者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于每个人。这很有帮助。

下一个发言的是亚历克斯·迪肯。

亚历克斯·迪肯：

谢谢，史蒂夫。我是亚历克斯·迪肯。

我认为最重要的特征是要尽快制定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需要授予正确通过认证和身份验证的人访问公共 RDS 数据的统一全球访问权限。这必须在全球所有 RDAP 服务中以可预测且一致的方式运行，无论他们是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还是任何其他人士。

如果它只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采用，那么我觉得我们终究会失败。我们作为政策制定者，始终记得最终目标很重要，我们需要在实施方面做到底。我知道随着我们不断推进，应该也将

会把实施和政策分开。但鉴于我们的时间有限，我认为了解彼此的进度很重要。

在实施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将会采用 RDAP。而且，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像 OpenID Connect 一样技术做保障。

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一些重要问题，对吗？也就是：人物、原因、内容、地点和时间。“人物”定义了两件事，谁获得认证。那是认证方面，一旦颁发认证，就要确认是谁请求 RDS 数据，这是访问决定的第一部分。

原因是这个决定的第二部分。原因传达的是针对每个请求提供的数据是独一无二的。比如目的；请求者的合法利益指示；也许还有请求的域名或域名集、请求数据的原因。

一旦我们知道并验证了人物和原因后，接下来就是内容。内容是指给请求者返回什么数据。最后，还有位置和时间的概念。这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系统中提出的所有这些请求的记录。该数据用于监控滥用、调查滥用，确保第三方审计，使系统透明且负责。这些都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必须考虑执法要求。

所以，了解政策如何影响实施以及定义人物、原因、内容、位置和时间很重要。

史蒂夫·戴尔边科： 对于这个问题，就好像争最佳头韵。

你们之前听到过这些问题吗？有人给你们透露过吗？你们都太好了。

但亚历克斯说了一点不一样的，右下角，认证可能发生在 ICANN 的轨道之外。一旦可能因他们经常做的工作而认证了人物，然后就进入了 ICANN 轨道。根据所提出的请求，RDAP 用于履行请求、记录请求，然后我们的政策就可以授权。因为你是这个小组中第一个使用“授权”这个词的人。

谢谢。

法夫里西奥。

法夫里西奥·韦拉：

谢谢，史蒂夫。在我们依次发言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对我来说，认证访问模型最重要的特征是认证和访问。我不是说笑的，显然这对你们来说不是。

[笑声]

因为作为组织，作为社群，我们有时倾向于过度设计，而错过了我们应该要关注的地方。

回想这一排的同事说到的在这样的模型中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忽略了我们试图创造的东西。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提供认证流程以允许访问的模型。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需要。

我想补充的另外两件事是，对于基思的主题列表，这不在你的列表上，我们需要某种程度的统一。模型要认证的内容不统一，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允许访问。我们总是听到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说分裂、不一致，这个模型必须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不管我们是否有 30 个很好的认证访问模型，它们都允许我们获得认证，允许我们获得访问权，如果我们 30 个，不一致和分裂会造成与我们一个都没有一样多的伤害。所以统一是一个重要方面。

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世界没有在 5 月 25 日停止转动。网络安全专业人员一直在那里努力确保我们的安全，我每天都会收到消费者的电话，他们被欺诈，他们想要我的帮助，从未停止过。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更直接的东西，否则 2019 年就要来了。

这些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

跃然。

马跃然：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社群其实同意采用统一访问模型，我不想对不同的名称用一个缩写词。

我有很多建议都被拒绝了。

正如有人在之前的专家组中说的，再重复一遍，我们在一起对统一访问模型上讨论地越多，然后包含不同的认证模型，就会产生影响。原因是可以为访问数据的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法律或对法律的不同解读。例如，执法部门可以制定一套使他们能够获得数据的法律。调查记者可以制定另一套。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众不同；而不是使其复杂化。可能对我而言是这样。我不是社群成员。我不会推动这件事。

当然，另一件事是它是合法的，而且要保护系统中每个人的权利。

这并非易事。首先，我认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同意拥有统一认证模型的法律依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需要与欧盟委员会、欧洲成员国和 DPA 一起找出做这件事的法律依据。

我还想祝贺 EUROPOL 正在努力提出拥有统一访问模型以及相应的认证模型的理由。他们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还认识到，他们面临着与我们相同的问题，必须为模型本身找到合法依据。

此外，有人说过，不仅要保护个人用户，还要从缔约方机构的角度考虑此事。这种情况存在不对称性，这在法律中并未真正被预见，在某种程度上，法律规定某人收集数据，然后就能使用该数据。例如，用于商业用途。但不对称性在于你决定让缔约方收集数据。首先，收集数据不能存在商业利益。

下一个不对称性是，ICANN 对数据的使用非常有限。实际上是整个系统以外的其他人在使用数据。

最后，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针对执法部门，而是（听不清）。例如，DPA 告诉我们，如果执法机构在没有法院指令的情况下请求从 WHOIS 数据库获得缔约方的信息，那么缔约方可能就要通知被调查方。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其中许多答案在欧盟委员会、成员国和 DPA 中。我们必须通力合作。

对于统一访问模型，我们还没有提案。我们要努力做的只是首先要通过继续提出许多问题，为拥有这样的模型找到法律依据，那样我们才能向社群提供信息，从而考虑开展这项工作。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跃然，谢谢你的发言，第一张图表指出，组织与欧洲监管机构的三方之间必须进行这样的对话。但是你在之前的专家组中提出了一点，你们欢迎社群成员帮助你们提出问题，不仅要帮助确定法律确定性，而且要降低强制、非公开的 WHOIS 访问不违反 GDPR 的风险。我理解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最好能够合并欧洲监管机构的意见，但可能只有我们获得指导。而这一切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

与此同时，EPDP 正在运行以检查我们如何使用真正的政策来实施临时规范。

约翰·杰弗里，从 ICANN 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约翰·杰弗里：

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从第 29 条和 DPA 建议收到的内容以及柏林小组文件中发布的内容来构建 GAC 建议非常重要。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前三个或四个领域，我们认为欧洲的数据保护建议与我们在 GAC 建议中看到的不同，我将简要介绍其中一些。我很乐意听听大家对此事的见解。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观点，或者他们指出这些是一致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从社群中理解的事情。例如，法人和自然人的注册是否会受到影响。注册人电子邮件是否可以发布。查询是匿名的还是需要记录的。关于数据保留，GAC 指出，最佳做法是最少两到六年，具体取决于不同行业，但我们从数据保护机构那里听到的并非如此。

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弄错了，请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法律上澄清这些事情将帮助我们，并有助于缔约方开展工作和实施建议。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理解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我们一起制定出一个统一访问模型，但缔约方的律师都对他们说，“在我们沟通时，我们听到了一些与 DPA 不同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不会实施，因为最后，当他们成为这些数据的收集者时，他们就应该负责，ICANN 也要负责。

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关键。如果我们把这个元素弄错了，请告诉我们。如果是对的，那么请帮助我们缩小差距。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很有帮助。所有人都记得澄清、一致和统一的主题，因此它可以强制性地应用于所有用户。

现在，我们将从法夫里西奥开始一直到丝黛芬妮，谈谈第二个问题，即你们如何评估 ICANN 组织提出的统一访问模型，你们所有人都有整整六天的学习时间，我确定这绰绰有余了。我想让你们评估一下如何改进？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公开的公众意见征询，但我想听听你们认为改进所需的主要方法。

法夫里西奥，你是第一个。

法夫里西奥·韦拉：

首先，我想快速评论一下模型所代表的内容，我对 ICANN 正在建立流程的做法表示赞赏。跃然，你和我，约翰·杰弗里和我在波多黎各 ICANN61 会议期间经常讨论建立流程的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三个月后流程正在逐渐成型。

关于模型本身，我已经回顾过了。我查看了图表。不得不说，若要改进它，就需要超越它本身的名字；对吗？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框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模型。所以它需要具体化。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仔细查看我们在过去三个月里创建关于认证的 47 页文件时所进行的策划。

你们今天早些时候听到我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模型版本 1.6，这个模型吸取了在座很多人的大量反馈，我认为用这些数据来充实跃然和小组提出的对话将很帮助。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即让对话充实一点。而且就在此之前的专家组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让社群整合大量产品，工作产品，我们不应该把它扔掉。我们实际上应该将它用于我们的利益。

史蒂夫·戴尔边科：

艾略特·诺斯 (Elliot Noss) 和一些其他更大的注册服务机构承诺分享现实体验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在之前的专家组中听到的，应该是在明天早上的专家组会议上。

法夫里西奥·韦拉：

是的，我也可以说，我也在那个专家组中听到了，我提到的认证模型版本 1.6 不是社群模型。我觉得如果人们选择不做，它不仅不是社群模型，也不是全球模型。ICANN 支持这一观点。跃然和约翰·杰弗里都赞同。我们还问了每个人的意见。如果

你选择站在圈外，我们就没办法了。但我们希望整个社群都参与进来。如果我们诚实地去做社群的工作，那么社群就需要发表意见。我们不能只说，好吧，我们不喜欢这种工作，我们就带着我们的玩具回家。我们需要所有人参与，并且有建设性地参与，这意味着交换，不只是说“我们将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那样不会有成效。

史蒂夫·戴尔边科： 如果你发布的下一个版本使用相同的词汇更多地映射到统一访问模型提案的结构，以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那将是很好的。

法夫里西奥·韦拉： 没错。我们在上一次会议上保证过，我们将仔细考虑这一点。所以，从今天算起，大约两周后，将会有有一个符合轨道的模型，跃然，对于你提出并试图反映的对话，它将更容易消化和比较，并有望进一步促进对话。

史蒂夫·戴尔边科： 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迪肯： 谢谢，史蒂夫。我是亚历克斯·迪肯。我认为这个模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我们需要明确细节。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我

认为其实创建统一访问模型是为了获得法律确定性，确保访问有法律依据很重要，这项工作应该与社群的工作同时进行。

我同意法夫里西奥说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利用之前在社群中做的工作，IPC-BC 是否可以访问我之前对版本 1.6 所做的认证工作。另外，在最近的 SSAC 文件 101 中有许多很好的工作和详细信息，所以我赞赏这样做，我们应该能够利用其中的一些信息。

再次提到法夫里西奥所说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任何将在社群内讨论的模型，使用 ICANN 统一访问模型中列出的语言和框架，我们在向前推进时真的要进行同类比较。

史蒂夫·戴尔边科： 感谢。但你是说“法律确定性”吗？那是一件事吗？还是只是一种渴望？

亚历克斯·迪肯： 我是工程师，所以我对此很认真。

史蒂夫·戴尔边科： 好的。

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好的。非常感谢，史蒂夫。问题是对 ICANN 提出的统一访问模型的评估以及如何改进这个模型。首先，我要感谢所做的工作，并承认试图寻求 DPA 对该文件的额外指导的价值。

我要感谢 ICANN 为了将其合并在一起所做的工作。

我还要感谢 IPC 和 BC 在注册和访问模型方面所做的工作。迈克尔·派拉格与我隔着几个座位，还有互联网治理项目。为了让一些关于访问和认证的棘手问题具体化做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围绕亚历克斯之前提到的一些未决问题而需要完成的社群政策工作中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人物、内容、位置、方法、原因和时间。

我认为现在在政策制定流程中进行对话是最合适的，无论是次要 PDP 还是现有 PDP 中的某些工作轨道，我知道 GNSO 委员会仍在辩论和讨论中。但我想指出，这些都是对更广泛的基于社群的政策讨论非常重要的意见，将指导我们未来几个月的发展方向。

史蒂夫，我想回顾一下你提出的意见，即认证模型的某些元素不在 ICANN 的职权范围内。认证机构的认证，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可能不属于 ICANN 政策制定职权范围的未决问题。但我确实认为，ICANN UAM 模型中可能需要进行更多工作的一件事是依赖 GAC 在确定谁获得认证、谁没有获得认证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可能还有更多的工作有待完成。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基思。

卡特琳？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是的，谢谢。我同意之前所说的关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的所有内容，我们非常欢迎对这个框架进行讨论。我已经列出了 GAC 特别关注的主要元素，我认为在这个框架中，有一些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途径，现在我们需要尽快进一步确定。

现在，正如我之前所说，GAC 特别希望在执法问题上看到快速进展，我们也需要在保证以合法目的访问其他用户方面取得进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确保访问数据的流程应该尽可能简单和统一，这是框架中目前缺少的东西，就此还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RDAP 已经作为一个选项被提到了。

基思已经提到了社群开发的其他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更多细节，并且已经考虑了这个框架中尚未包含的许多方面。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流程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从 DPA 获得良好的指导。

数据保护机构一致要求获得关于我们要做的工作的详细情况。同样，GDPR 并不会阻止你们做任何事情，但你需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证明其必要性以及与合法目的相称。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已建立的不同模型为 DPA 提供更多细节，在我们需要对模型进行调整时，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有用的意见。所以我们也应该利用社群意见来充实这个模型，将肌肉和肉体放在 ICANN 提供的骨架上。

史蒂夫·戴尔边科：

卡特琳，你确定要让 ICANN 社群给你提供更多细节吗？这个小组可以向任何人隐瞒细节，我希望这实际上可以帮助你们做出你们需要的决定，但你试图把它推给我们，建议我们需要确保在执法方面有针对其他元素的认证方案。

我们仍然相信，这将以此图表的最后一行为指导，一旦认证方案满足你们的法律接受度，我们很乐意接受这些标记并回应那些 RDAP 查询。

所以在那个底部的蓝色条形图中，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但我也知道你们为了回应问题和细节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我们将满足这个请求。

迈克。

迈克尔·派拉格：

谢谢史蒂夫。

我想建议 ICANN 模型中可以改进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问责制。我们谈到了 ADR 部分。你提出的一点是我在 ADR 部分中

提议对数据主体进行一些经济补偿。在列表中我提议从几百美元起。丝黛芬妮说这被低估了。我会再提交一份，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但是，跃然之前指出了一件事，即之前有数据隐私法。为什么每个人都在乎？罚款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因此，我认为在问责制结构中，有必要对不良行为者采取某种类型的经济处罚。

另外两点。可访问性。我不同意 BC、IPC 和 ICANN 提出的一些模型的一个方面是，在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都提供这些数据。我相信注册服务机构最有可能成为保护这些数据的守门人。这与 Hamilton 备忘录中的建议一致，涉及合同的相互关系。我相信注册服务机构最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客户免遭未来的滥用。

此外，在你拥有数据本地化法律时，注册服务机构也最有可能采用执行机制以遵守这些国家法律。

最后是透明度。我想要补充 IPC BC 模型的一件事是附录 J。他们所做的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描述，列出了他们认为属于合法用途的内容。我想在任何未来模型中倡议，当通过 RDAP 提出授权请求时，该用户需要指定合法使用的依据。因此，如果数据主体在以后的数据中遇到挑战，他们可以反过来质疑它是什么。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最后一个，我想就是亚历克斯·迪肯说的“原因”。“人物”后面就是“原因”。

亚历克斯·迪肯： 我觉得通过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史蒂夫·戴尔边科： 太厉害了。罗德。

罗德·拉斯穆森： 谢谢史蒂夫。谈谈我个人的观点，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它需要具体化，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从 SSAC 的角度来看，戴上了几顶不同的帽子，我们在周一发布了 SAC101，这个模型也是在这一天发布的。我们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关于访问模型。所以谢谢你们及时做出反应。感谢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展工作。很多地方都切合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如果有任何误解，我们可以进行澄清。似乎都在正确的轨道上。

我认为在讨论如何改进模型时存在一些问题，这涉及出于调查之类的目的澄清和解决有关执法和网络安全访问的问题，实际上，提出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透露了调查的主题，这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当人们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收到请求时，在与网络

安全专业人员和一些执法人员交谈过后，这是因为我们不会与让他们转身的注册服务机构交谈，然后告诉注册人，这些是我们在 EWG 和其他地方讨论过的事情。总有办法应对，但需要解决。我认为这种程度的一些澄清会有所帮助。

另一个特别问题 -- 我将戴上 APWG 帽子，因为 APWG 一直在为此做出贡献。为了清楚起见，我不是领导者，我是 APWG 中的领导者。

我们一直在制定行为准则。有一个会议讨论了组织 -- 让我在这里纠正一下。认证机构将像它的名字一样负责监督合规性。我不太确定这如何才能这样做。所以从这里到那里都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认为可以改进的两个方面。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很有帮助。

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第一点，确切地说，我们是指“统一访问模型”吗？在我的观点中提到了《矮胖子》这个经典例子。

史蒂夫·戴尔边科：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必须在它下面运营。

丝黛芬妮·裴琳：

没错。但你是不是说互用性。我们都同意工具应该具有互用性。很清楚，法夫里西奥的意思是“统一”，与“一致”相当接近。

隐私是上下文相关的。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具有 20 年经验的数据保护机构的告诉我们的。这是上下文相关的。因国家而异，因环境而异，因目的而异。我不喜欢使用“一致”这个词。

但这让我想到了第 2 点，我们会遵循适当的 ICANN 流程吗？这个问题就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提出的，而我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准备好面对我们的真实生活。

作为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我们代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中的公民社会和最终用户。我们看了一下，很快就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个之后可以依照的要求列表。这是我们的观点。

看看互联网治理项目。就在那儿。我们将继续对此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我们必须登上这列火车并随之而动。

如果我说重了，很抱歉。我正在尝试让大家对一些非常有争议的事情进行相当热烈的讨论。

所以我们不妨看看明年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一个没有征求社群意见和共识的模型。我们会就这个问题咨询 DPA 吗？这意味着我必须根据我对它的分析来纠缠这个可怜的灵魂，这将通过我们看待它的方式得到启示。我认为这不合适。我以前说过这一点。

现在，你想打断我吗？是吗？好的。还有更多。等一等吧。

史蒂夫·戴尔边科：

第三个问题很好插话。

跃然，在我交给你和约翰·杰弗里之前，我认为让你们两个人认识八个中的七个是值得的，包括这个主持人，感谢组织主动带头从头开始讨论这个框架。丝黛芬妮排除在外。

我们赞赏这种姿态和所付出的努力，因为他们知道迈出第一步就会带来很多方向。但它仍然会推动事态发展。我认为你们听到了桌上其他人的一些支持性的意见。所以等一下。赞美一下并告诉我们你们对听到的反应的看法。

马跃然：

首先，当提到这个问题时，我与最后一个发言人的距离更近了。我们没有提供模型。我们只是想对社群能否进行讨论获得一些法律指导。我们遵守 Calzone 模型中采用的原则。

我觉得不会有人感到惊讶，因为是 DPA 要求我们的这样做的。没错。他们还告诉我们，在八月之前我们这样做是没有用

的。欧盟委员会也让我们这样做。在我们提供 Calzone 模型时，我们也写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是基于假设建立的。在命名时，我们总是想找一个新名字。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提议为这个模型加点咸焦糖冰淇淋。

但是我想回到那个有问题的事情上，与这个有密切关系。看看这个模型，我们放在桌子上了，它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其实故意将不同的问题放入其中，所以即使每个人都同意，我们也无法实施，因为它现在有矛盾。其原因是我们想向 DPA 提问。

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希望你们向我们提供信息，我们会按照与之前相同的方式将其提供给 DPA 和其他人。

我们上次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你们也有自己的方式与 DPA 联系。

例如，我们将欧盟委员会作为一件大事进行讨论。实际上，卡特琳知道这一点，欧盟委员会由三个部分组成。编写或负责法律的部分是 DG JUST，他们没有来。例如，卡特琳代表欧盟委员会中的另一个利益，即警察部队。然后我们有协调员，即 DG CNECT，负责与 ICANN 的关系。

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向前发展，我们也必须更好地讨论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参与进来。当然，总是会 DG JUST 来这里讨论这件事。

我之前说过，为了获得任何指导，我们从 DPA 那里获得指导很重要。而且我非常重视我们得到的东西。这是 DPA、欧盟委员会的帮助，特别是 DG CNECT 对此非常有帮助。这真的很好。它确实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现在会更难，因为现在我们想要扭转它。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放在 Calzone 下面。在一个不对称的世界中，我们要如何获得，如何让人们获得数据访问权以及我们为此提供的法律依据。

我或多或少地答应过你们，你们中的许多人不同意，我们能够从第 29 条小组获得一些法律指导，然后由董事会进行纠正。现在变得更难。这比以前更难。我们真的需要成员国的帮助。我们真的需要欧盟委员会，特别是 DG JUST，我们真的需要 DPA 才能做到这一点。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约翰·杰弗里、跃然，你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在咸焦糖冰淇淋上面再加点糖屑了。

[笑声]

约翰·杰弗里：

我同意最后一位发言人的观点。

史蒂夫·戴尔边科： 太厉害了。现在我们回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让你们谈谈实施该模型的首选方式。我们将从丝黛芬妮开始。我们将在表格中记下应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先抛出三个想法。我建议也许 -- 让我翻到那张幻灯片 -- 也许 ICANN 组织会制定另一个临时规范。这在上一个专家组中讨论过。也许 GNSO 委员会应该通过加速的 PDP 或两个 PDP（其中一个专门针对认证和访问）制定政策。我在过去 24 小时内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组织应该在特定性和问题层面与欧洲监管机构进行互动和讨论，以便提供所需的建议，让 GNSO 委员会和社群可以制定访问方法，一旦你与欧洲人合作找出认证的样子，这种方法就会奏效。

那么，丝黛芬妮，我们将从你开始说你认为实施模型的首选方式。

丝黛芬妮·裴琳： 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首先，我说一下，我曾经是加拿大隐私委员办公室的政策研究主任。如果有一个组织决定让所有人参与其中，比如皇家银行或加拿大贝尔公司，在他们不遵守法律 20 年之后给我们写信，我说不准会很烦，因为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应该为了这种意见而纠缠于 DPA。

如果你要做，那么你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因为正如我所说，有 126 项法律，好吗？我们不能选择最喜欢的。好的。

如何实施呢，正如你说的，可能我应该坦白点。我认为应该交给 GNSO。他们负责政策。我们应该顺势而为。我们首先应该制定政策，然后再予以实施。正如我在之前的专家组中说的，迟到要付出代价。你不需要堆积这么多东西。如果你想成为负责的多利益相关方组织，期望人们把自己分成五份，并为所有这些事情都配备人员，我们做不到。这不公平。这不是对我们的流程和时间的公平使用，我们将会让利益相关方倦怠。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丝黛芬妮。

[掌声]

你说“想象一下有多烦”，我觉得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很看好这个。

罗德。

罗德·拉斯穆森： 在实施方面，我对如何制作香肠没有强烈的意见，我们只需要把香肠做出来就好了。

在你向我们提的问题中，你问我们应该制定一个临时规范、一个单独的规范、另一个 PDP 吗？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让组织和每个人合作吗？我认为最后一部分确实是这里的目标，要让人们一起合作。我认为我们对遵守 GDPR 的方式有些沮丧，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特别是在我们与欧洲数据保护机构互动时。尽管 ICANN 非常擅长向我们提供有关所述内容的反馈意见，但我们有点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共同制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特别是当我们被要求联系各种联系人以解决这些问题时。

我会戴上 APWG 帽子。我们一直在与欧洲当局就如何共享网络安全数据进行合作，因为我们有一些相同的问题。所以我们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组织来说，能够达成共识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帮助巩固我们所拥有的共同目标并建立系统。因此，在解决整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同意进行更好的协调并采用共同的目标。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罗德，这很有帮助。你是 SSAC 的主席。本周与我们谈了很多另一个咨询委员会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我们都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并受邀在这个政策的每个阶段参与其中。我们要尽早提出建议，而不是让董事会对最后提出的建议表示惊讶。我知道 GAC 一直是那样做的，我很高兴你们也是一样。

罗德·拉斯穆森： 我昨天在公开会议上提到了这一点。但 SSAC 今天给 GNSO 发了一封信，强调了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之前有成员参与过 GNSO 流程，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如果有人想让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建议，我们会在这里提供帮助。随着事情的提出，因为它们与 SSR 问题有关，我们将继续对此提出意见。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罗德。

迈克，你对此途径有何想法？

迈克尔·派拉格： 我其实想回头看看过去的事情，以便更好地展望未来。不幸的是，ICANN 社群的成熟度与社群及时行事的能力成反比。

我想鼓励每个人去看看 GNSO 的网站。他们有一个图表列出了已经进行的 PDP 及其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当我看到这个图表时，我相信有十年以上，因为一个 PDP 一年就能完成。所以在参与第二个加速的政策制定流程之前，请让我缓一缓。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知道在 Philly Special 中，2008 年完成的工作具有新注宽限期。我认为这是一个要考虑的相关数据点，因为在 PDP 进行的过程中，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提出了多个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请求，想要解决问题。

我受到了 Tucows 所做的工作的鼓舞，我也鼓励其他缔约方主动尝试一下。我觉得是时候解放思想了。

最后，我想说：作为社群，未能实现我们与当前 EPDP 相关的目标会给自下而上、由共识推动的流程带来系统性风险，在座的一些人已经为此流程努力了 20 年。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们的选项里面没有失败。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经常听到我的妻子和孩子那样说，我越成熟，我的效率就越低。我想这应该就是你所说的。

卡特琳？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好的。我只想澄清一下欧盟委员会的角色。如果他们这样选择，这是让数据保护机构，最后还有法院提供指导，而不是委员会。

如果欧盟委员会只有三个部分，那我的生活会更加轻松。非常抱歉我显然来自于错误的部分。但我坐在这里并不是代表我的部门。我在这里代表欧盟委员会。

我们从法律角度在编写文件、会议、电话会议上尽可能多地提供专业知识和指导，尝试促进第 29 条与现在的 EPDP 之间的互动。我可以再说一遍，我们致力于竭尽所能。

现在，转到实施临时规范、EPDP，无论劳伦提到的任何东西的首选方式，访问已成为临时规范的一部分。我们会考虑在 90 天期限结束时详细说明这些临时规范，或者采用单独的临时规范。无论采用什么。

无论如何，GAC 都认为我们不能等到今年年底，在明年五月之前必须看到进展。无论如何，它应该成为整个 WHOIS 政策的一部分，需要采取全面的方法，正如欧盟数据保护机构指出的那样。具体而言，正如跃然说的，他们要求 ICANN 提供这个模型，因为 GDPR 监管的数据处理并未在修订阶段停止。它还将涵盖之后进行的非公开数据的处理。

所以，注册人和用户需要确定整个流程，包括披露非公开数据所基于的条件。

史蒂夫·戴尔边科：

卡特琳，如果你和 EC 可以提供一个适合执法的认证机构的例子，并要求我们设计接受该认证标记和提供响应的系统，这将是整个流程的开始，并且将在整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完成工作。我想让大家考虑这一点。

卡特琳·鲍尔-布尔斯特：

我们一直在考虑并与成员国一起研究这个方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请讲。

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史蒂夫。基思·德拉泽克。

问题是实施访问模型的首选方式。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这需要是一个贯穿 GNSO 的社群流程，而且显然需要社群其他方的参与和意见。回想一切，如果我期望缔约方和 gTLD 空间承担新的责任，被迫实施新的认证和访问模型，并拥有 ICANN 赋予的强制力，就必然会产生共识性政策。实现共识性政策的唯一方式是开展 GNSO PDP。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了解 GNSO 是这类工作的家园非常重要，而且我还认识到，GNSO 理事会本周正在考虑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前进道路。关于 EPDP、PDP，还是合并到目前设想的临时规范 PDP 的问题，GNSO 理事会都在积极讨论中。

我必须说，虽然我认为需要另一个临时规范来触发这件事的想法是不明智的，但从缔约方的角度来看，临时规范可能没资格约束他们。为了坚持下去，实际上没有必要使用临时规范来实现专注于访问模型的 EPDP。

GNSO 理事会现在有权在没有临时规范触发事件的情况下触发 EPDP。

所以请注意，这是理事会正在积极努力的事情，我希望理事会认识到这是今后工作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还想指出，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 GNSO 流程，但这实际上是通过某种 GNSO PDP 进行的社群工作。ICANN 组织要共同承担风险。因此，我希望 ICANN 组织能够积极参与该流程，可能需要法律建议和法律指导，特别是在与 DPA 协调方面，以确保社群工作与 ICANN 组织和 DPA 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密切协调并提供信息，因为这与 GDPR 有关。

再次注意，到头来，这不仅仅是关于 GDPR。当我们谈论访问模型或统一访问模型、互用性时，无论选择哪个词，这都需要足够灵活，才能适应我之前提到的管辖权和用户情况的差异。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基思。

我想指出，我听到提到第二个临时规范的情况并不是为了触发理事会流程。而是为了直接强制遵守认可访问；是立即，而不是等一年；对吗？我听到艾略特在上一个专家组上提到这个，是因为他相当反对这件事，即使有罚款的风险。

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史蒂夫。接着前面说，目前的临时规范需要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做某些事情，其中一个是要为了合法目的和合法用途提供访问。大家知道，我们无法平衡数据主体的合法利益。

所以我们今天要求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在详尽注册的情况下收集数据、传输数据、托管数据，并使其为了合法目的和合法用途而提供。这些都在临时规范中。ICANN 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将围绕所有这些问题强制合规。

史蒂夫·戴尔边科： 知道了。但右下角的图表是临时规范中没有的，如果一组认证请求者（比如执法机构）提供认证标记，你们所有人都会尊重他们没有授权。那是临时规范可能可以做的。所以要区分让其发挥作用与在 GNSO 触发政策制定的行为。因为我们完全在 GNSO 中控制这件事。

好的。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迪肯： 谢谢，史蒂夫。我是亚历克斯·迪肯。

我对这项工作开始时要采用的执行方式没有很大意见。现在会很酷。

我的直觉是只要认证和访问在 EPDP 的范围内，GNSO 现有的临时规范和流程也是解决之道。如果不在其范围内，我认为让 WHOIS 系统符合 GDPR 的工作是不完整的。

就讲到这里吧。

史蒂夫·戴尔边科： 亚历克斯，你和我之前谈过。很有可能，PDP 不会进行任何认证。这将由欧洲监管机构认可的认证实体执行。所以这是访问方面，而不是认证方面，这掌握在理事会的手中。

亚历克斯·迪肯： 没错。对于认证，还有工作要做。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的，我同意。

史蒂夫·戴尔边科： 但理事会不太这样认为。理事会认为认证会提供一个标记。理事会本身不会设计认证系统，这是我的争议点。

法夫里西奥。

法夫里西奥·韦拉：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谈丝黛芬妮的观点。

丝黛芬妮，我故意使用“统一”这个词，而不是“一致”，我并不是说“统一”是“一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处境相似的各方的统一应用。因为我觉得你是对的，GDPR 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标准。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今天关于我们看到的数据所听到的内容是如今处境相似的人们提交完全相同的请求，而没有统一适用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我使用“统一”这个词，而没有说“一致”。

我确定之后将继续进行这种讨论。

若要回答问题，丝黛芬妮，我完全同意 DPA 不应受到此事的烦扰，因为作为一家至少可代表全球前 50 家公司的公司，他们没有询问 DPA 如何应用 GDPR。他们找到了法律顾问，然后他们应用了这个规定。他们做了成熟的企业该做的事情。

我同意派拉格说的，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正如我一直听到的，我之前也引用过，我们无法继续让组织、公司、执法机构头撞墙，对完全相同的法律流程做出不统一的响应。我同意卡特琳的观点，只要实施，我们就必须二选一。我们可以详细说明今天的成果，这实际上是为访问准备的，或者我需要提出一个新的临时规范。但坐在那里假装它不存在或者不去解决或者说我们没有时间解决，是不可接受的。

不可接受的原因是因为第 29 条写到了我们、ICANN、跃然，你提的一些建议，赞扬了你在模型中采用的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他们称赞的是可以访问模型。他们要求你们做的一件事是

使访问模型具体化。他们说，“我们等你们以更具体的形式和可对缔约方强制执行的方式提出来，并可由 ICANN 强制执行。”

我没有把信带来，但我记得几个月前给你们两个人和董事会读过。

最后，我会说我同意亚历克斯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这个对话，每个人都停止定位自己，以使我们可以不用达成所谓的社群共识并且实现真正的合作，将会非常酷。因为我早些时候听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对认证的认可程度、我们对访问的认可程度以及我们对这个很重要的认可程度的看法。如果真的像我们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真正开始合作并停止坐在房间的四个角落说：“但这不是我的模型。”

我们需要一个模型。让我们一起讨论，一起解决，一起完成这件事。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法夫里西奥。

跃然和约翰·杰弗里将对这一轮进行总结，然后我们将转向在座各位以及远程问题。所以准备好你的问题。如果你举手，我们的服务员将给你一个号码和一个麦克风，但请等一等，因为我们要听听跃然和约翰·杰弗里的总结。

马跃然：

我会稍微改变一下节奏，因为我想要确认我们与第 29 条小组和 DPA 成员之间的关系改进。是的，我们多年来收到了他们很多来信，但是的，这种关系改善了。

引用他们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中的内容，我们的网页上也发布了这封信，“工作组 29 认可了 WHOIS 服务所履行的重要职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我们要求他们暂停，他们没有提供给我们，但他们也说，“不过，根据收到的此类投诉，在确定适当的监管反应时，数据保护机构可能会考虑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的措施。”

实际上，他们赞赏我们为临时规范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我要彻底改变是因为，不只有我们在这样做。我刚收到一位好朋友的消息，我不会提到她的名字，现在，北美、英国、亚洲和监管机构、欧盟数据和隐私豁免，来自北美、英国和亚洲的金融监察人迫切想要获得欧盟严格的新数据隐私法的正式豁免，以免妨碍跨境调查，监管官员这样告诉路透社。

因此，这是我们作为 ICANN 要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的另一个例子。以下是其他政府的一个例子，显然，如果我正确地读出来，会使欧盟委员会和 DPA 获得延期，因为他们认为这太早了如何实施这件事缺乏指导。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代表许多人的其他组织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因为问题是，2500 个缔约方中大多数都不是大公司，如果他们全都向 DPA 提问，实际上将有 2500 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跃然。

约翰·杰弗里。我们现在欢迎大家提问。

3 号。先有请 3 号麦克风。等待麦克风激活。

请讲。

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HADIA EL MINIAWI)：

我是哈蒂亚·艾米尼亚维。

基思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提到，模型需要合法、可扩展，但他也提到需要可变。在我看来，我们发布的模型具有可变性不应该是其本身的目标。

目标应该是制定一个能为全球用户的利益和权利提供相同级别的保护的模型。

所以我觉得这样说的话，拥有一个可变的模型是不对的。如果最后我们能制定出可变的模型，那很好，但我们应该记得我们

最初的目标是一个能为用户的权利和利益提供相同级别的保护的模型。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基思，你要回应吗？

基思·德拉泽克： 好的，史蒂夫。谢谢。

谢谢你的意见。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为个人及其权利提供保护是没问题的，但我们的做法还必须与当地法律和管辖区要求保持一致。因此，需要掌握平衡。但我完全理解你的观点并同意，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记住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和关键考虑因素。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哈蒂亚，请注意基思说的“可变”，是指变得比欧洲对个人更具保护性。我可以就可变性举个例子。如果巴西的方案比欧洲的方案更具保护性，那么将避开经过身份验证的欧洲执法机构请求。

所以可变可以是增加保护，也可以是减少保护。

会议室中间的 2 号麦克风。

福尔克尔·格莱曼
(VOLKER GREIMANN):

谢谢。我是来自 Key-Systems 的福尔克尔·格莱曼。

我听过很多关于模型应该是什么东西的看法，但有一件事我没有听过，模型必须是成比例的，因为在没有被过度设计的情况下，应该能达到目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提议的模型不应以一种方式设计，它必须花费一方大量成本和精力才能实施，每个月可能只能获得 12 个请求，但可以很好地由常规滥用团队以手动方式处理，并且必须实施任何自动化系统将与他们实际收到的请求数量不成比例。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们将要求所有专家组成员回答这个问题。

跃然，你先来好吗？

马跃然:

抱歉，我的脑子刚刚化掉了。

史蒂夫·戴尔边科:

在要求缔约方提供回应查询的机制时，是否需要考虑成本？是否需要考虑成本和数量以便保持相称性？我理解对了吗？福尔克尔。

马跃然：我们要弄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做这件事的成本。之前有人说没人应该承担这个费用。此事又需要一定的费用。例如，为了构建某个东西，认证工具是要花钱的。三四百万到五六百万美元，将需要用钱来维护它。

但意图不是要构建一个廉价的系统。如果我们提出法律指导，然后社群可以提出这个模型，那么意图就是这件事要反映的东西。

所以，我们将从另一端看到成本是多少，然后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我们不会对他们实际可以做的事情施加预算限制。合法实施和社群设立的政策很重要。但当然，钱也很重要，因为我必须从某个地方获得资金。

史蒂夫·戴尔边科：罗德、亚历克斯和迈克都要回应。

罗德·拉斯穆森：谢谢。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后，我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实用。我认为那是你想说的一部分，福尔克尔。无论我们实施什么，都需要实用。我以为我之前提到的东西是相称的。我认为我说到点上的，如果没有，很抱歉。

但是如果你的注册中没有一百个域名，你就无法找到一个极具压倒性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不合逻辑。我认为那件事也是一

样，应该寻求好的设计。你获得的任何建议可能都不是好建议。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如果数量太少而不足以抵消巨大的固定成本，按查询收取不同的费用是没用的。

接下还有亚历克斯和迈克要发言。

亚历克斯·迪肯： 福尔克尔，我很欣赏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再谈谈在政策论坛中实施。大家都知道，为实施这件事而提供的技术是公开的。它以开源的形式提供。我相信 ICANN 过去写过 RDAP 代码。我知道那是陈年旧事了。

我想看看我们能否开发出一套新的资料库，一套整个社群都可以使用的代码，确保我们能够统一、全面地回应这些请求。希望可以共享用于制定这个模型的成本，或者获得某些资助来降低实施成本。就算不能全部抵消，但能降低一点。

史蒂夫·戴尔边科： 迈克尔·派拉格和法夫里西奥。

迈克尔·派拉格： 福尔克尔，我同意。我承认应该考虑成本。它本身不应该是决定性的。

我想让 ICANN 在他们推进任何模式时看看一件事，这是对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的说的，要看看指标。它们应该在一开始就进行硬编码，以跟踪使用、滥用和财务可行性。因为正如基思说的，这将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所以随着不断发展，我们需要数据点。而且我认为这对提出任何实施模型非常重要。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迈克。

法夫里西奥。

法夫里西奥·韦拉： 福尔克尔，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这是进行社群讨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

我在版本 1.6 中不断重复的模型实际上提供了一些亚历克斯提到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由基思·斯佩里奥尼 (Keith Sperrione) (音)、斯科特·霍伦贝克 (Scott Hollenbeck) 撰写的 RDAP OpenID 内容简介草案，该文件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因此，这将是开始社群讨论的一个好地方，如果你们可以看看那个，并针对这不是一个真正免费、开源、可用、可实现的技术给我们提点建议，这实际上将是轻量级、实用、可扩展和相称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罗德有一个小小的补充。

罗德·拉斯穆森： 我简单说两句。法夫里西奥，你只说了一部分。第二部分，与提供数据的人一样，对于提出请求的人来说，它也必须是实用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非常好。按麦克风的顺序。下面依次是 1 号、3 号和 2 号麦克风。我相信所有人都有时间发言。1 号、3 号，然后是 2 号。1 号，你的麦克风打开了。

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我是米尔顿·穆勒，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

我想质疑专家组分享的一个未明确说明的假设，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我们必须立即落实，即便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考虑周全，没有按照我们的流程。

基思·德拉泽克指出这已经在你必须访问的临时规范中了。你说得对。根据之前专家组中来自 GAC 的联邦贸易协会的人说，在法律上，它需要提供访问权。

所以我认为艾略特·诺斯强调在其中注册服务机构需要由市场驱动的机制来制定访问机制是正确的，同时我们也要制定一个政策，然后予以实施。

没有办法让人们习惯。没有办法在一年内就拥有一个一致的政策和一个实施的系统。习惯于这种想法。如果你要在四个月内完成，就要打断一些东西。你会被起诉。它不会运转。所以要习惯那个想法，如果要发生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将在 12 到 18 个月发生。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米尔顿，紧急不是针对在自由决定和拼凑的系统下提供的访问。紧急是针对统一、可靠、强制执行的访问。

我们将让专家组成员回应紧急这个观点。我看到了跃然。

马跃然：

坦白讲，我想米尔顿其实说的是时间的问题。

不对称意味着缔约方像今天那样对他们数据库中包含的数据具有法律责任。我想大家现在都同意这一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讨论的其实是构建一个 DPA 可接受的框架，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统一访问模型。

我在前几天说过很多次了。我可能会再多说几次，为了未来获得指导，我们的挑战将更加艰巨。而且这对时间也有影响。

快速纠正一下，我认为这很难做。不管有什么志向，在之前的专家组中，我很赞赏的一件事是，Tucows 说我们可以对个人访问进行一些修复，使其变得更容易。那就是可以更轻松地完成的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合作，尽可能多地获得法律指导。

有三个替代方案有影响。一个是我们获得很好的法律指导，然后就可以放手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说“不”。不允许你采用统一访问模型。这不在法律范围内。

第三个替代方案是我们什么都不同。

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找出一种合作方法，因为如果我们未来没有获得法律指导，我们如何合法地进行测试？我们必须一起建立的战略思维图目前几乎是无止尽的。

所以不要指望这件事会进行地很快。

史蒂夫·戴尔边科：

跃然，箭头右边说法律指导。我知道你会尽全力，GAC 和卡特琳想把箭头移到左边，以便加快速度，即便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只有关于执法机构身份验证的测试案例的指导。

丝黛芬妮先发言，接着是约翰·杰弗里。

丝黛芬妮·裴琳： 谢谢。我想指出本周到目前为止还未讨论过的事情，GDPR 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的人权为依据。

我反复提到的其他数据保护法也与那些国家内的宪法和宪章权利相关。当到法院起诉这些案件时，法院将考虑宪章权利。

我认为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考虑政策制定和工具非常重要。注意下顺序。

我觉得我们需要根据 GDPR 的规定，执行人权影响评估，或者至少要进行隐私影响评估，以便我们可以评估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做过。

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放到我们的流程中。在我抱怨流程时，这些是我们遗漏的事情。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很好。约翰·杰弗里。

约翰·杰弗里： 在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你们应该提交你们的意见和问题，今天有很多很好的内容。我们会努力听取并在讨论模型时予以考虑。

而且如果你给 gdpr@icann.org 发了邮件，我们也会考虑，我们会在以后与 DPA、数据保护委员会或参与讨论的任何方进行的所有正式交流中考虑这些内容。

这不是你向 DPA 提出很多意见的唯一途经。我们还会进行合并，使其成为我们所说的影响的一部分。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

现在有请 3 号麦克风发言。只剩三分钟时间了。

有请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尽量快点讲。我是来自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詹姆斯·布雷德尔。只有几点要分享。我觉得跃然在质疑假设方面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我在过去几小时听到的很多意见似乎都回到了 5 月 24 日，而我们只需要找到办法并规范化就可以了。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可能需要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来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可能需要退一步进行需求分析。

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但我发现在这方面，我有点同意米尔顿的观点，我的担心是我听到很多意见指出在加速访问方面制定另一个临时规范可能有用。我认为基思非常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制定另一个临时规范就表示承认社群失败了，这个模型没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临时规范这个称呼非常狭窄。我们的合同中有一些其他机制可以直接协商。

如果我们想快点完成这件事，我们可以把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和 ICANN 都叫到这里来，锁上门，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很遗憾，我们没有邀请任何人，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热门的选项，但这是一个选项。

最后，我想说，我们非常需要它。这件事很紧急。不能通过打破模型来加快速度。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詹姆斯。

卡沃斯 (Kavouss)，你最后一个发言，请简短一点。

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

好的，非常感谢。我不会总结，只是提出我的意见。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遵守本地法律和国家法律。我们不能将其置于特定有限国家的法律和观点之下。我们有 204、205 个国家和辖区。我们现在有些事情基于欧盟委员会，有些事情基于 ICANN 的意见。

这些都没有代表性。我们需要社群的意见。这是现在缺少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四个月内完成这些事情的野心太大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有相同的例子，否则做得快，但做得糟。因此，如果要实现你们提到的统一、可靠、强制访问的访问，我们就需要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并获得整个

ICANN 社群的意见，而不只是特定几个国家的意见。他们之中有统一的信息是非常难得的。看看亚太地区，就有 75 到 80 个国家，无法统一。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明白了。请注意，在提出请求时，ICANN 在这个框架中提出的所有事情都受当地法律的约束。基思·德拉泽克说要使其具有可变性。那是他的整个观点，回应来自经过身份验证来源的 RDAP 查询的任何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都必须根据当地法律进行回应。

我想先感谢专家组成员参加今天的会议。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太棒了。感谢工作人员的支持。我们不想再站在你们、鸡尾酒和门厅之间了，让我们为专家组鼓掌。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